

父爱总是恰好

□单淑芹

今天,父亲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说他看手机,恰好有个未接电话。我知道,这是父亲又想我了,编了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我的情绪突然失控,泪来得猝不及防,记忆又被勾了出来。

我在县城读书时,离家70多里路,住校,一般四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等到我们放学时,仅有的一辆公共汽车早已发车,所以在下午放学以后,我们只能骑自行车,往家的方向飞奔。

夏天还好,其他季节,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同行的伙伴陆续到家,最后的十几里路,只剩下我一个人。路上黑漆漆的,下了油漆路,还有四五里土路,才能到家。好在每次快到拐弯的时候,我总能听到父亲那熟悉的干咳声。狂奔两个多小时的我,很累,也有隐隐的恐惧,毕竟这是野外,离最近的村子也要二三里地,父亲的干咳声,让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父亲总是这么一句话:累了吧?车子给我,我带着你。

有一次,因为开秋季运动会,我们上了三周课,就允许回家。深秋的天,黑得早,快下油漆路的时候,天完全黑了。不知道是累还是什么原因,那几个相似的路口,我竟然分不清哪个是通往我的村子的,只好找了一个就骑下去,越走越感觉不对。路旁的庄稼地里,不时有兔子或老鼠闪过,让我心惊肉跳。可气的是,自行车的后胎被扎破,我只好推着车子,磕磕绊绊,向着远处昏黄的灯光走去。不知绕了多久,才找到熟悉的那条路。我的泪刷刷地流下来了,感到特别委屈。

父母见到我,又惊又喜。母亲忙着为我做饭,父亲看看外面漆黑的心,有余悸地说:“以后晚了,就别回来,一个女孩子不安全。早知道你这周回家,去接接你也好啊!”父亲的声音似乎有点哽咽,一个劲儿地自责……

那时候没有电话,我回不回家都没法通知,我怎么能埋怨父亲呢?

从那以后,虽然也有突然回家的周末,可是总会碰到父亲。有时候是他在那里散步,有时候是他在那里送人,有时候是去邻村办事路过那里……父亲总是恰好走到那里,顺便陪我回家。我以为,是我回家的急切心情,感动了上天。

多年以后,我带着女儿坐公交车回老家。车上一个邻村的人和我聊起来,他说:“下车你爸会接你吧?他可把这条路走熟了!只要他在路边,我们都知道他在等闺女。以前你上学时,每个周末,他都在路上转悠,下雨让他进家里躲躲,他都不肯,怕把你错过去。”

我一下子明白了!似乎看见,在光线昏暗的路边,独自踽踽的父亲……

他总有那么多恰好理由,只是为了让我心安。真正的理由,其实就是:恰好,他是我的父亲;恰好,他深深爱着我。

→ 流年光影

夜听蛙鸣

□魏霞

小时候,不喜欢蛙鸣,源于四年级时一次上自习课和同桌闲聊,让老师抓了个正着:“大嘴巴像蛤蟆一样呱呱呱,说个啥?”家乡人管青蛙叫蛤蟆,老师用青蛙作比来训斥我,想必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来我嘴巴大,二来不该说时乱说。

长大后,却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蛙鸣,如同喜欢一个人,无缘由。如果非要说个理由,那也许是赵师秀淡泊清新的《约客》一诗所引发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蒙蒙烟雨中的青草池塘,似有若无的蛙鸣,一位穿着长衫、面容清秀的男子,独自敲着棋子,有些失望的灯花在棋子声中依依不舍地落下。孤寂的身影,迷离的眼神,含而不露的韵味,情近语遥的无助,这情景一时让人浮想联翩:原来触手可及的棋子敲击出来的情思,是要借助蛙鸣这个信物,传给那个久等不来的人呀。

赵师秀诗中的蛙鸣不免带着潮湿的感伤,川端康成说,听到蛙鸣,我心里忽地装满了月夜的景色。聆听蛙鸣,最好是在月夜。

夜风拂过杨柳枝,淡淡月色淡淡影,蛙声扯下了夜的帷幕。刚开始是一声、两声,零零星星,稀稀疏散,且时断时续,这是个别蛙在领唱,用不着高腔大调,其他蛙便心领神会,于是你一声我一腔,你有情我有义,你依我依地开始了对唱,这情景让人想起深情款款的恋人在庆祝美好的爱情夜宴。也用不了多久,这支乐队的手就凑齐了,伸伸长舌,鼓鼓白腹,抖抖绿色的披风,一小股一小股的蛙声便聚在一起,气势磅礴,似疾风骤雨,如万马奔腾,如鼓声声,如雨密集,雄浑的交响乐缠绕着朦胧的月色在空中回荡,人也沉浸在自然生动的蛙声里。

夜色沿着露水洒开,洒出凉意,蛙儿唱久了,唱累了,仿佛心有灵犀,骤然停在某个音符上,微闭双目似在回味荡涤心扉的蜜语。一时,深入骨髓的宁静,让人陷入无限的遐想。听惯了蛙鸣的夏夜,风情万种地抛上一个媚眼,雾状的长睫毛眨巴几下,就又撩拨得灵性的蛙儿心旌摇曳,短暂的休憩,蛙声再次潮水般地从一叶绿跳到另一叶绿,漫过荷塘,浸润了夜色。

蛙声率性而起,随意而落,如诗如歌,似近若远,这月夜,这蛙鸣,让人恍然想起远方似乎有个跟自己一样的人,沐浴着月色在悉心倾听,月下的蛙鸣也就有了宋词意境,悠远而空灵。

岸柳安眠,花草静默,睡莲的秘密在月色中散播。枕月听蛙鸣,心静如一潭明澈的秋水。倾心听蛙鸣,胜于俗子语。当年那个呱呱爱说个不停的女孩早已学会了闭嘴,青蛙也已变成呱呱多年。

■ ■ ■ □

→ 金堤出发

故乡那口井

□文夫

一天,不经意间听到一首歌,曲调舒缓悠扬,深情浓厚的男中音唱得如诉衷肠:“想起故乡那口老井,

圆圆井口石板青青。

儿时的记忆依旧清醒

井水有过爷爷的身影……”

袅袅飘荡的歌声,不由勾起了我对故乡那口老井的回忆。

故乡是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那口老井位于村南头的一条路旁,井台略高于路面,直径一米多的圆形井口,让老井显得幽深。井壁用宽大的青砖砌成,入口处有斑斑点点的绿苔。从井口向里望去,井底现出面盆大小的暗淡的光。记忆里,老井从未干涸过,只是水位会随着季节交替有高低。一般时候,井口到水面五六米深。有年夏天雨天,水快到井口处了,俯下身子伸手就能摸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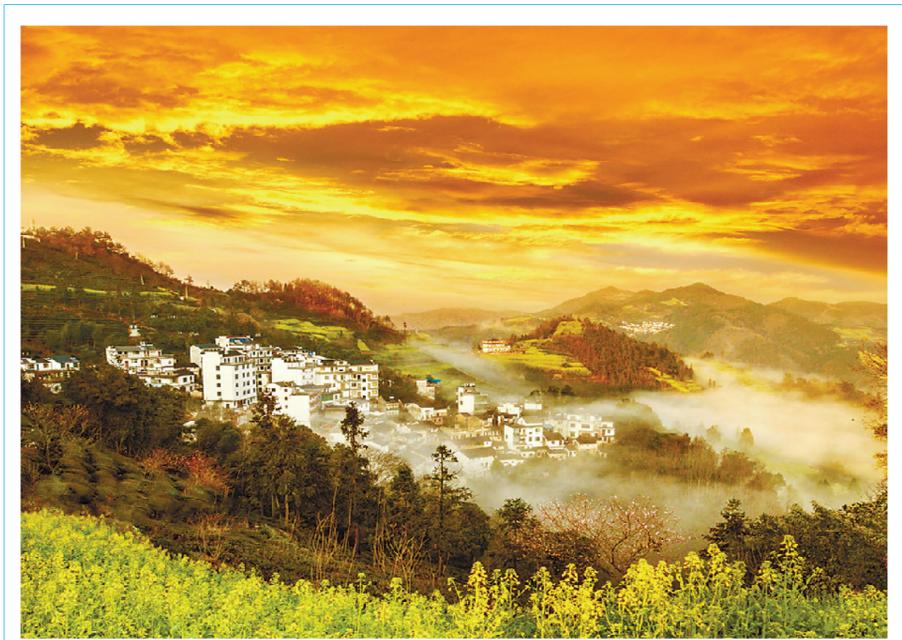
不知这井挖于何时。小时候曾问老人,老人说他记事时那井就在,啥时有的也不清楚。井是生命的源泉,人之于水须臾不可分离。这井可是与村子一同诞生的?喝着井水的先民已一茬一茬地相继远去,人口相传的历史湮灭在时光的长河,让后人无从打捞。

这井的前生也许并不紧要,重要的是它在悠悠岁月里,毫不停歇地哺育着故乡的人们。村人不管贫富,水缸、水桶、扁担这些家什是户户必备的,而提水的那根井绳则为大家共有,长年累月地放在井台上面。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开始到井边打水。那时谁起得早,谁就会被大家称为勤谨人,受村人赞誉。谁愿意叫人说懒呢?不会会儿工夫,打

水的人就多了起来。一时间,空水桶的咣当声,桶在井里灌水的咕咚声、挑水时扁担沉重的嘎吱声交响在一起,成了乡村里美妙动听的晨曲。

从井里打水,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个技术活,并不容易。打水时,人站在井口边沿,用井绳一头的铁钩挂住水桶上方连接两侧的铁条提手,慢慢松动井绳,将水桶送入井中。桶不能挨着井里的水面,不然,桶晃动不成,灌不了水,而桶离水面过高,也灌不到水。待水桶与水面到了恰当的距离,打水的人便用右手提着井绳左右摆动,井里的水桶也就跟着晃动起来。等晃动中的水桶倾斜到六七十度的角度,提井绳的手顺势向下—松,桶口就会倾斜着扣向水面,咕咚一声,水就进了多半桶。这时,打水人便躬下身子,双手抓紧井绳上下提动,让水桶沉入水中灌满水,然后双手交错拽着井绳,一把接一把,将桶从井里提出。

这经验,要靠时光积累。初学者或不小心的,桶掉井里也不稀罕,因为井绳钩是开启的,没有固牢装置。记得一天,一位伙伴去井边打水,井绳三晃两晃,就听嘭的一声,桶脱了井绳钩,沉入井底。望着空荡荡的井绳,那伙伴不禁撇嘴大哭。老家的人,管水桶叫筒。那伙伴一紧张,说话变得错乱,将筒掉井里呼喊成“井掉筒里了!井掉筒里了”。附近几位正说话的大人听他这样一喊叫,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有人说:“这小子吓傻了,井咋能掉筒里?”后来,这事就成了伙伴之间不时说起的笑话。



金堤

白云生处有人家

(摄影)

汤青

→ 漫步经心

又闻蝉鸣

□朱国宏

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论是在美味佳肴的餐桌上,还是在人们捉蝉寻蝉的乐趣里,抑或是在儒雅文人对蝉的吟咏描写中,蝉已成为人们亲密的朋友。人们喜蝉爱蝉,对蝉有着各种亲切的称呼。蝉,刚出土的叫爬叉、爬拉猴、蝉猴,知了根、知了猴,蜕变后叫马寂寥、知了……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蝉是我亲密的小伙伴。在蝉破土或蜕变之时,去夜幕下挖蝉或摸蝉。那些被收获的蝉,是蝉在成为精灵前的生命原体。摸到的这些知了猴,我会把它小心翼翼地装进瓶中,之后,便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味。那种苦苦劳碌得来的佳饷,对于我这样经年难食肉味的人而言,真是一种天赐的享受。几十年过去了,蝉的美味依然烙在心中。虽然现在集市商场有许多卖蝉的,你可以随意去买,但总觉得已失去了原来那种味道。童年纯真的幸福好像渐行渐远,倒是枝头的蝉声愈来愈悦耳动听。

蝉,伴随日出日落,很少停歇。清晨的叫声,如高山流水,拳拳淙淙;午后的蝉鸣,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婉转;夜里的蝉声如月光的情影,一唱三叠,绵长舒缓。蝉,不知疲惫,无怨无悔,阴晴不辍,昼夜不息,践行着永远的誓言。蝉,是否也有着上苍

■ ■ ■ □

→ 长堤短歌

日常生活

□方情

原有	让人猝死或终身残疾
内心一天天粗糙	我没有追求
二十年前的狂	无风无浪行年四十七
十年前的傲	无人注意,我为此高兴
将我铸成嘶哑的鸟	正是与他们
在欲望中焚烧	有了隔阂和差异
诗人成了俗物	我的低贱的生命
我虚弱的灵魂	才画出来真正的轨迹
能存活多久	月明星稀是我画出的散文
	电闪雷鸣是我画出的诗
我见到了生活的处方	
淡然地将一切原有	偏离
轨迹	想法与结果偏离
	这是我们通常的命运
当我准备卸下生活的重压	就像把一首诗
飘来了提神的爱情的香餐	写成了散文
它像极端复杂的核物质	
源源不断地送来福祉	偶尔的疾病
正确利用就像核电	偶尔的爱情
利用不当就像原子弹	像核泄漏留下后遗症

里的素描。唐朝诗人骆宾王在《咏蝉》诗中写道:“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也是其真实生活的写照。骆宾王与曹植虽有同病相怜之感,但其诗文却有千秋。写蝉的诗文中,大多是颂赞。唐朝戴叔伦诗云:“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宋代朱熹诗云:“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也有讥讽蝉的诗文,而大多都是作者本人悲感身世的自喻,有苍凉落寞之感。卢思道诗云:“轻身蔽数叶,哀鸣抱一枝。”杨万里《行蝉》诗云:“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蝉声,说蝉声是聒噪厌烦之音,给人带来烦恼不悦。其实,那也是心由境生,能怪蝉的鸣唱吗?那是其喧嚣的心不能静静地聆听,是愁人自断肝肠的写照。最能把蝉的高洁推崇之至的,当属虞世南的《蝉》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不仅仅是虞世南本人高标逸韵的人格象征,更是历代文人雅士对蝉的极大赞崇。

炎炎夏日,再昂首,又闻蝉鸣。

■ ■ ■ □

发现环境污染问题

及时拨打一二三六九环保热线

声 明

▲刘建波(身份证号:410926198101194031)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浩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35840483-5)正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变 公 告

濮阳县蓝天心怡幼儿园的法人代表由陈小民变更为李传银。特此公告

濮阳县蓝天心怡

幼儿园

2019年7月2日

